

一個民族的命運

蘇聯自治共和國和巴施基利亞介紹

迦陵著 楊浩祥譯



時代出版社

一個民族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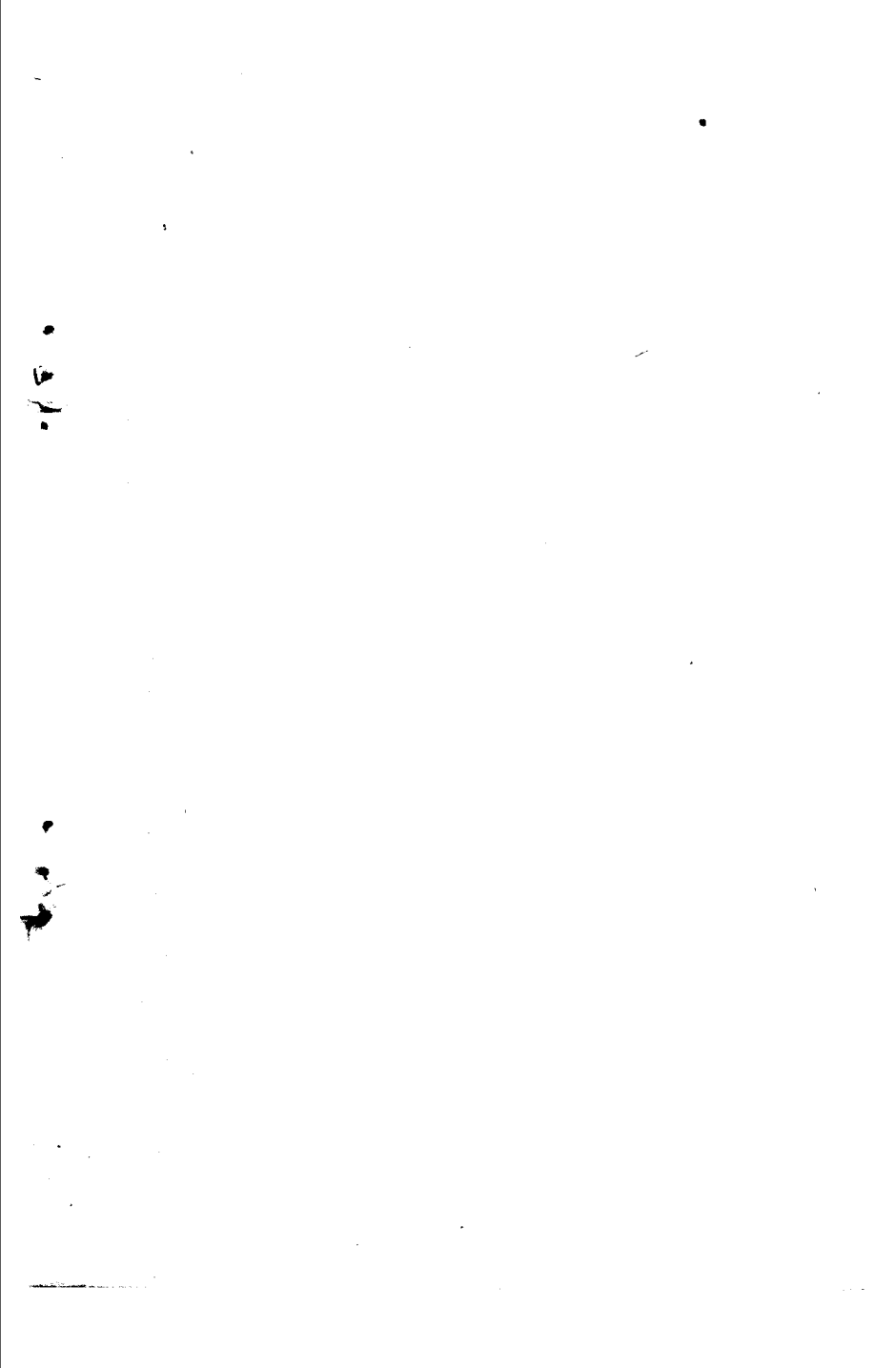
——蘇聯自治共和國施利亞介紹——

遼 陵 著 楊 浩 祥 譯

時代出版社

目 錄

巴施基利亞的景物·····	五
模型紀念碑·····	一二
烏府的相會·····	一九
在舊的和新的城市裏·····	四〇
都伊瑪齊之行·····	四八
在自己的土地上·····	六七



我起程前往巴施基利亞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爲的是寫一本文獻藝術性的電影劇本，闡述蘇維埃巴施基利亞的生活情況，在我的面前擺着一個光榮的任務——要在這劇情裏整個地把巴施基利亞在蘇維埃政權的年頭裏偉大的改造和該自治共和國的勞動羣衆們的生活供諸於世。

這區域——從烏拉爾山脈的南麓綿亘到白里伏爾斯克草原，在沙皇時代叫做「野蠻的巴施基利亞」，遼闊的森林、巨大的牧場、肥沃的耕種土地、多湖多江的豐富魚產——這些富源都屬於當地的封建的公侯們，或者是無代價的被「徵購」去，自作主張地被沙皇的官員和地主所侵佔，官員地主和工業家們被石油鐵礦和銅礦誘惑到這兒來，毫無阻礙地搶奪和劫取巴施基利亞的寶庫。

在那時候——巴施基利亞的勞動人民是毫無權利的，深深地被剝削和壓迫着，度着赤貧和無知的生活，被飢餓、疫病、死亡的命運束縛着。

雖然過着殘酷和非人的生活，巴施基利亞的勞動人民數百年來仍頑強勇敢地爲了自己的獨立、生

存的權利、以及反抗沙皇的農奴主封建制而奮鬥，在這些奮鬥中，偉大的俄羅斯人民曾給予了他們極大的幫助。在巴施基利亞民族英雄天才的司令官薩拉凡·猶拉葉夫的隊伍裏，很多的羅俄斯人參加作戰。反對沙皇的俄國農民起義的領袖——史吉邦·賴靜·蒲拉芬和葉米良·普格喬——聯合了巴施基利亞的勞動羣衆共同行動。

只有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才使巴施基利亞民族從層層的壓迫中解放出來，從飢寒交迫中拯救了它，並且把它引向了幸福的、愉快生活的大道上。

在英明的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的成果中，以前落伍的、閉塞的巴施基利亞民族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代裏，創設了在自己大地的上雄壯的工業、前進的農業，它發展了自己的文學、藝術，從本民族知識份子中新生了大羣的幹部——工程師、醫生、科學工作人員、作家、劇人和音樂師，只有在社會主義勝利的國家內才有可能如此的改造。

巴施基利亞民族有句俚諺：「如果要感受現在的優美，必須要牢記過去的苦難。」在訪晤蘇維埃巴施基利亞各級人民代表——勞工、工程師、技術人員、農民、政府首領、科學和藝術工作人員的談話後，那句真情流露的俚諺，更激發了我的努力，推動了使我把今日的巴施基利亞的面貌寫出來的念頭。

巴施基利亞的景物

將近一個陌生的城市，常常會引起愉快的興奮，在你面前像是一本巨書展開了當前的一頁，它將告訴你關於你所不明瞭的祖國的一角。

火車到達烏府已是晚間，當它迅速地爬過那陡坡上的衝衝時，透過車窗，我只能看到夜色茫茫的城市，雖然是很遲的夜晚，街上和廣場上仍然很熱鬧，商店裏陳設着東西，窗裏照耀着奪目的光彩，電影院門前擠滿了人羣。

真真地認清楚烏府，我只是在第二天清晨，那時我步出了巴施基利亞旅館——一座大樓，建築在巴施基利亞共和國首都的主要的、寬闊的街道上。

噴水汽車剛剛駛過，留下了一股沁人心肺的愉快的涼爽。商店準備開市，但正式出去拜訪似乎還嫌太早，我就在晨光曦微中隨意漫步。

我所經過的街道，說來是新的。鐫刻在大多數屋牆上的日期說明牠們是在戰爭時期內建築的。在

此，沒有一年停止過營造，大後方的人們爲補錢服務，並且繼續不斷地建築着，以便美化自己的城市，戰爭結束以後，營造工作在烏府更大大地擴展了。

我經過了一些房屋，露着樑柱，高高的圍牆，砌得很高的磚牆，聽到了攪拌機的吼聲和電鋸的軋聲。

一條交織着幾個廣場的街道——靠近那垣牆通達廣闊的休息場所，從這裏看到深處，那絢綽的綠樹叢裏燦爛着塑像和閃耀着噴泉。我走進了公園，那芬芳濃郁的花卉和那濃樹影裏的涼爽，引人入勝，其中有一個花壇，像是一座花崗，在花崗石的腳座上矗立着青銅的青年像。

在一塊碑石上彫刻着——「亞歷山大·馬特洛索夫千古，鄉里謹獻」。

年輕的面貌流露着童年的樸實、天真，這位馬特洛索夫，當他離開烏府赴前綫的時候，只有幾個居民知道這回事，以後，亞歷山大·馬特洛索夫的名字，才傳遍了全世界，變成了軍人魂似的象徵。

離此很遠——在盧赤克州的普烈德別茲靜斯克區域，俄羅斯的深處地方，在契兒努司卡的一個小村落裏，至今還保存着在森林邊緣處的德國的永久式土木射擊據點。五年前，戰爭熾熱到頂點，從這個永久式的土木射擊據點的槍眼裏，噴射着毀滅性的機槍火力，青年的軍人用了自己的軀體來堵塞那

槍眼，以便使自己的同志們能向前推進和摧毀另一個堅強的法西斯防綫。大無畏的楷模、不屈不撓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兒子永存在每一個蘇維埃人民的心坎裏。

在馬特洛索夫生長的本土地方——很多的學校、集體農場和企業都用這英雄的名字命名。

蘇維埃巴施基利亞養育出不止一位像馬特洛索夫這樣大無畏的愛國軍人。所以在附近陳列着巴施基利亞民族的最光榮子孫——一七〇個「蘇聯英雄」的像，並不是平白無故的。

在這風和日麗的早晨，巴施基利亞部長會議主席、自治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代表吳拉茲巴葉夫接見了我，這位高高的、結實的人帶着天然的淺黑的顏面、炯銳敏捷的眼光，是從說話的第一個字就會使人得到同感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吳拉茲巴葉夫出身在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只有蘇聯埃政權才賦予赤貧的農家兒女有的獲得高等教育並轉變成爲國家的高級官吏的。

「您以前沒到過巴施基利亞？」烏拉茲巴葉夫問道：

「沒有，只是路過。」

「那末，我勸您坐着汽車兜個圈子，可以在境內觀察得比較詳細些。」吳拉茲巴葉夫走近共和國的大掛圖，手指由上向下和由左向右的指劃着說道。

巴施基利亞的幅員由北至南六百三十公里，由東至西四百二十三公里……西南和韃靼交界，北面

和中烏拉爾，東南則和茨卡洛斯克州隔界。

我曾出發縱橫穿梭過巴施基利亞全境尋覓工作，告訴您罷，它一個區域和另一個是不相同的，在阿克薩爾夫的童年時代巴格洛夫的孫子中關於這地區有這樣的說法：『像一幅多景的繪畫——各有自己的部門、森林、草原和山脈地帶，尤其是在山脈地帶裏，這烏拉爾山脈的傾斜面裏含着各類金屬的藏金地帶。』

我們——巴施基利亞人，引以為豪的是烏拉爾人的支族，雖然我們共和國的位置不僅在烏拉爾區裏，我們共和國裏的草原地帶並不少於山地，而且是那樣的富饒，但只有在近些年來地質學家們方才在各區域內發現了幾十種——孟德列耶夫遺傳學說的元素。

舊巴施基利亞城市——烏府、司簡黎達瑪克、普古立瑪——沙皇政府築來當作堡壘用的——用來鞏固它在巴施基利亞的政權，它們的產生是按照着『戰略的必需』，那些年頭的軍事移民，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即使是別露列赤克最後形成的、唯一的在舊巴施基利亞的大工業區，也是由軍事堡壘出身的。您將來到新的城市去，請瀏覽關於它們的歷史吧；這並不難，首先值得知道的，第一步是建設了些什麼企業，建設一個城市的材料是石油，其次是銅，第三是煤……

部長會議主席告訴我，蘇維埃巴施基利亞是怎樣節約、累積、並如何發展了新興的工業區，他追

述共和國工業水準的增長比起革命時代前提高四十七倍，比這次戰爭前提高三倍半。

新的建設的基幹是些什麼？

「很難說。其實概括地說來都是重要的」，吳拉茲巴葉夫一面笑着，一面指着地圖上各區域內的工業部門。

巴施基利亞具有七百餘萬公頃的森林，比瑞典、比利時、荷蘭、保加利亞、意大利、西班牙和澳洲林產的總和還多兩倍，林業工業在這五年計劃裏有着飛躍的發展，這並非偶然的。這裏又探測到新的煤層，在卡爾蓋瑪林斯克正在進行着建築巨型的糖廠，這些菱形地帶被指定專供建設本共和國使用的二十五個新的製乳廠和製酪的企業。這四個重行建造的電廠將供給全部企業的電源。很明顯的，未來巴施基利亞經濟方面的發展，石油仍舊佔着領導的地位。

吳拉茲巴葉夫指着交織在圖上的虛綫。

「在共和國的領土上已經在建築着五條新鐵路，連接庫班和瑪格尼格勒區的南西比利亞幹綫，經過巴施基利亞，然後伸向阿爾泰、古茲巴斯以及其他的西比利亞區域。請你一定來看一看鐵路的建設！」

辦公室內走進一位碩實的人，他有一頭美麗灰白的毛髮，這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主席名叫伊馬

篇里·卡第洛夫。我立刻想起這個人的面貌，在選舉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日子裏，他的照片會刊印在莫斯科的一份報紙上，他的外貌告訴你，被推選為最高蘇維埃代表的卡第洛夫是過去世代僱農的子孫而在蘇維埃政權中變成了醫學教授、博士。卡第洛夫教授——巴施基利亞人和共產黨員，他的著作已被譯成多種的外國文，全世界都曉得他的名字。

卡第洛夫欣悅地參加我們的談話。

當話頭轉到教育問題時，吳拉茲巴葉夫提出道：

「像伊馬篇里這樣的人，在巴施基利亞多着呢。薩皮爾盧·克芒諾夫——保健部長、教授、醫學博士，也是僱農的兒子。各部會的首長中，有很多人非但受過高等教育並且是學者。這些過去都是遊牧人的子孫，僅在烏府一地就有千數以上的教授、博士、院士、專門家、科學工作人員在工作着，其中很多是巴施基利亞人和韃靼人。」

「二十五年前，在巴施基利亞人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卡第洛夫經過片刻靜思後說道：「革命前，在巴施基利亞僅有百分之十四的人識字，現在共和國所耗費於教育經費的資財比革命前增至一百二十五倍，應該記得，革命前五千所國民學校中只有十二個巴施基利亞人，在我們的共和國內，現有九所高等學府、六十所技專、五千所小學，巴施基利亞人用自己的語文受教育。過去

勇士們所夢想的，現在已經實現了……」

他用手指着放在辦公室一角的全玻璃的蓋罩，裏面罩着石膏模型的薩拉凡·猶拉葉夫的紀念像——騎着躍進姿態的駿馬，伸着召喚的手臂。

模 型 紀 念 碑

雕刻家薩拉別克·泰梵西夫在着手塑製巴施基利亞民族英雄的紀念碑之前，曾長久地研究了薩拉別克·猶拉葉夫的生活史。

我在烏府的泰梵西夫作場裏碰到了他，在我們的面前木架座上面放着一個犁耜的模型紀念像。

「這個像」雕刻家說道：「不僅和農民起義與戰爭時代的觀念有聯系，這個薩拉別克·猶拉葉夫的像是幾世紀來巴施基利亞民族的化身。巴施基利亞民族在俄羅斯人民幫助下爲自己民族的獨立作了鬥爭。薩拉別克·猶拉葉夫正確了解，巴施基利亞人的敵人不是俄羅斯人民而是沙皇俄國政府，因此他響應了一七七三——一七七五年的葉米里揚·普格喬夫所領導的農民戰爭。」

我感覺泰梵西夫不僅熱中於薩拉別克·猶拉葉夫的像案——司令官兼詩人，葉米良·普格喬夫最親近的戰友——雕刻家並熱忱於巴施基利亞的歷史，更稔知她的民族特性、文化和生活習常，在沙皇時代巴施基利亞人是被劃入該死的民族中的，實際上也是如此，官方的統計指出每年的死亡率是增長

着，而生育率則相當低落。經常的旱災、虎列拉、傷寒以及其他的疫病吞去了成萬人的生命。

幾世紀來巴施基利亞人爲了自己的自由不斷地奮鬥，他們和韃靼蒙古人打仗，這些人曾蹂躪了他們的土地。在十五世紀後半葉，巴施基利亞人聯合了奧斯爵克人、諾卡茨人、烏杜爾人和馬黎人進行反抗沙皇農奴主，巴施基利亞的民兵騎隊襲擊了移民商人，粉碎了軍用堡壘，消滅了衛戍部隊。

沙皇把堡壘、駐防區和封鎖綫層層圍困着巴施基利亞、烏府、皮爾斯克、契喀賓斯克、奧林布爾格、奧爾斯克、蒲古立瑪、蒲樹盧克以及其他幾十個的重要堡壘，在開始建築這些城市時就佈防在它的周邊。

俄羅斯人在反抗沙皇、爭取自由的奮鬥中早就是一切被壓迫民族——巴施基利亞人當然也包括在內——的朋友和同伴。民族英雄史吉邦·拉靜，在一六七〇年五月的伏爾茲進軍中，給予巴施基利亞人兄弟的幫助，巴施基利亞人感恩地接受幫助並將武裝的騎隊和拉靜的民兵聯合一起向薩馬拉——伏爾加河中游一個巨大的城市進軍，巴施基利亞騎士的龐大的馬隊在另一個伏爾加城——薩拉托夫——阻擋了沙皇軍隊向拉靜進剿的道路。

巴施基利亞人知道真正能代表人民的不是那些用火和劍維持沙皇的治安高官、僧侶和憲兵，而是那些象拉靜、布拉文以及其他的人，他們進行反抗現有的機構並衛護自己的人民，因此在每次俄羅斯

人起義時，他們看到不久便可以從共同的壓迫者手中獲得解放，所以熱烈地加盟到起義方面，俄羅斯人和巴施基利亞人很早就這樣地結成了友誼的歷史。

在一七〇五——一七一一年的時代，巴施基利亞人和布拉克文起義的隊伍、基爾吉茲人以及卡拉卡兒拔克人併合一起。那時人民解放部隊在卡莫別拉、薩馬拉江上佔領了很多的城鎮。

這不僅是民族的解放，同時是階級的鬥爭。巴施基利亞人同時反抗「自己的」大地主和糧租人（免交賦稅的特殊階級）。後者佔用最好的土地、森林、礦產寶藏，而且是站在衛護沙皇政權一面的。

最慘的一段巴施基利亞人的歷史開始在十六世紀中葉的初年，正當加強在巴施基利亞礦廠殖民、並大量「圈購」巴施基利亞土地的時候，檔案中還保存着很多的文件，從這些文件中可以判斷史無前例的搶奪巴施基利亞土地的規模，都拉的實業家盧溝寧化了四百盧布「買了」四十萬畝森林地和金礦，巴施基利亞爲了二百盧布就會「賣了」三六六平方公里的林子。

在這種「賣契」上記載着：「此項土地使用權永屬贖主及其子嗣。砍伐森林、收割乾草、捕捉魚類——任其所取，巴施基利亞人以及其後裔們對此森林地之乾草及圍畝不得過問及干涉。」

這種厄運是不是能鎮壓極大多數的巴施基利亞人呢？

不出十年總要發生一次巨大的人民暴動，雖然它無情地被沙俄武力鎮壓下去。

當人民司令官葉米良·普格喬所領導的農民起義在俄國廣泛地展開時，巴施基利亞人的武裝部隊在卓越的巴施基利亞人民的首領薩拉凡·猶拉葉夫指揮之下和他聯合在一起。

這是一位天才、軍事家和詩人的凝合。勇士薩拉凡感動人的詩歌鼓舞了人們對未來幸福的希望，激起了人民走上奮鬥之路，幾年內他捍衛了巴施基利亞的土地，和葉米良·普格喬的俄羅斯軍隊攜手作戰。

彫刻家薩拉別克·泰梵西夫邀我赴烏府郊區觀光一個古老的教堂，是十六世紀中葉所建築的。

這教堂是由於勇士薩拉凡曾在它的地窖內被鐵鎖鎖長時期鏽跡而聞名的，後來泰凡西夫又向我建議去一個地方，那地方，人民英雄紀念像的柵鏈是照他的提議用那青銅鏽鏽的。

險阻嶙峋的高山高聳在廣闊的江岸上，從這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建築在各小山崗上的城市，城市躺在蒼綠樹木的懷抱裏。

當我們已爬到山上的時候，彫刻家說道：「在這塊地方——伏龍芝和夏伯陽勇士曾由此渡江，粉碎了反革命份子的隊伍，給予了高爾察克白衛軍致命的打擊，我們牢記着一首歌詞，那是針對高爾察克唱的：